



有梦不觉人生寒 刘学升

写作是我多年来的主要爱好。于我而言,喜欢写作纯属偶然,也是规律性的必然。时间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逝去,尽管凡人凡语,我却乐此不疲。我在1986年参加工作,当时与父亲同属一个单位。一天,父亲送给我一本上级单位编印的内刊,要我好好研究。我读完后,对父亲说:这内刊的一些文章我也会写。原以为父亲会批评我不自量力,但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鼓励和期许:你写一篇试试。

我写了一篇短文交给父亲。父亲进行了修改,并写了一封推荐信,把我写的稿子一起装进了信封,寄给上级单位的一位同事。父亲在推荐信里说我是单位里的一名职工。

没多久的一天晚上,我回到家,看到卧室的床头柜上摆放着新编印的内刊。翻开一看,目录里有我的文章!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。这一切,都被父亲看在眼里。父亲以前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,我工作后,他对我又是格外的仁慈,真是父爱如山啊!没几天,我收到了上级单位寄来的2元钱稿费。这2元钱比起当时我每月的37元的工资,还是可观的。

我没有立即去取稿费,而是把稿费单带到了单位,放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,引来同事羡慕的目光。单位主要领导得知后,还特地要求财务部门按稿费的同等金额奖励我2元钱。有着“精神”和“经济”的双重鼓励,我写作的劲头更高了,接连又写了几篇稿子,投给相关报刊,然而全部“石沉大海”。父亲为我分析原因,委婉地指出我年轻气盛,好高骛远,忽略了写作功底的薄弱。于是,我逐渐静下心来埋头读书,刻苦钻研业务,从工作中寻素材、找“灵感”,以写作促进自身工作,努力做到工作与写作两不误、两促进。几个月后,我的第二篇短文在山西一公开发行的杂志发表。

1989年,我参军到部队。训练之余,我依然以书籍为伴、以文字为友,陆续写出了一些作品,分别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。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得知后,特地来找我,鼓励我多写新闻稿,并推荐我参加部队和地方举办的通讯报道培训班。后来,部队政治部组建通讯报道组,我成为其中一员,并在1991年因“报道成绩显著”荣立三等功。

1992年,我从部队退伍,被安置到农发行安徽省五河县支行(1996年调入农发行五河县支行),先后从事会计出纳、办公室、信贷等工作。我写出了大量的新闻作品,在相关媒体发表,数次被单位和新闻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。此外,我陆续写出一些散文,分别被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等杂志发表。

写作曾经让我“因祸得福”。多年前,我在县农发行当信贷员。一天,我负责监管的一家粮食信贷企业未经县行允许,私自销售了5万公斤粮食。企业一知情者打电话向省行举报,经查属实,及时追回了销售款并收回相应贷款本息。此事虽没给银行贷款造成损失,但由于我对企业监管不力,市行行长要求对我进行处理。县行行长到市行为我说情,市行领导没有答应。县行行长无奈地走出市行行长办公室,被办公室主任看到。办公室主任手里拿着一个从省行领回来的荣誉证书,说我获得总行“十岗百佳”优秀宣传员称号,委托县行行长将证书带给我。县行行长又拿着荣誉证书向市行行长汇报。市行行长对县行行长说:我既然得了总行的先进,也是为单位争了光,就不处理我了,要求我以后工作务必细心,不能再出差错。县行行长回来后,把荣誉证书交给我,幽默地说:“没想到写作会‘救’你,下不为例。”

业余写作不仅“救”了我,而且使我不敢心存侥幸,更加注重自省与清醒,不断促进我多读书、善学习、勤思考,从而更好融入日常工作。

因为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写作基础,这些年我被借调和交流到农发行总行工作,先后参与完成了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史(1994-2014)》的编撰以及总行党史学习教育、中央巡视整改、主题教育、党纪学习教育等简报和新闻稿的撰写任务。

其实,有些事做起来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经历过。大道如砥、行者无疆,笃志前行、虽远必达。我祝福业余写作者的努力奋斗,同时也祝福多年来“不容易”的自己。



迟开的金银花 吴中伟

曾感叹它诗意的名字。盛开时,蓬蓬勃勃,蔚为壮观,犹如皎洁的月光;凋谢时,末端卷曲,渐次泛黄,又似风中流动的金色瀑布。老家的院子前有一株金银花,秧苗是奶奶托人从林场带回来的。那么的瘦小、孱弱、不起眼,像个营养不良的黄毛丫头。奶奶将它托在掌心,宝贝疙瘩似的,充满怜爱。栽哪儿呢?奶奶曾无数次思忖过这个问题:栽在门前的空地吧,那可不行!那是孩子们疯玩撒欢的场所;枣树边吧,也不行!还指望结个三瓜两枣给孩子们解解馋呢!谁让它只开花,不结果,没有实用之效。末了,只好和水沟边的南瓜藤做了邻居。

那夜风狂雨骤,电闪雷鸣,窗棂被吹得哗哗作响。隐隐中,我听到了树枝的断裂声,“啪”地砸向地面。真担心它被连根拔起,听着潇潇雨声,我辗转难眠,竟不觉对它关心起来。

清晨推门,春红残落一地。果不其然,它纤弱的枝条扭在一起,像被抽打着,又像是抱团取暖,对抗着风雨。本就不多的叶子,零落在湿滑的泥土里,看上去更显得孤苦伶仃。仔细看,最上面的花枝微微泛白,顶着浅色的花苞,还沾着雨滴,晶莹剔透。终是雨后天晴,阳光洒下斑驳的碎影,几只蝴蝶在风中翩翩起舞!莫不是要开花了吧?奶奶欣喜地自言自语,眼中又掠过一丝怅惘,隔壁家的金银花早已缀满枝头。连花香都飘得老远,生怕人家不知道呢?

“也难怪,周遭都是高大的树木,地也贫瘠,还要与南瓜争肥呢!真是苦了它!”晚饭后,伴着满天的星光,奶奶总要搬个小板凳。坐在旁边,仰着头巴望着。夜深时,

我曾看见奶奶颠簸着小脚,不止一次地给它泼过洗澡水呢!“奶奶,快看,它开了!”一股淡淡的清香,从角落里飘过来,像裹了层轻纱,若有若无。连晚风也变得香软。奶奶揉了揉昏花的老眼,喜出望外,嘴里喃喃絮叨着。天知道,它要经历多大的磨砺!得冲破密密匝匝的覆盖,得熬过凛冽的凄风冷雨,得挣脱桎梏,突出重围,将有限的养分拼命向上输送!烈日曾炙烤过它的根茎,月华也曾奚落过它的梦想,连蜜蜂、飞鸟也不肯为它驻足停留!但它真的旁若无人地绽放了!娇嫩的芽蕊,向内聚拢,伞状一般,划破夜的寂寥!

“我就知道,它早晚会的!”奶奶眼中溢满泪水,声音也变得哽咽。我猜她又想起了小叔——那个曾经淘气顽劣的少年。如今,参军报国,守卫边防,早已成为全村人的骄傲。“每朵花,都有自己的花期;每个人,都有自己的成长历程……”月光下,奶奶怕是扰了花香,轻言细语,像个哲人,一脸慈祥。

那棵枇杷树 蒋竹燕

“东边圩要破了!”街坊邻居聚集在屋前空地上,大声谈论着:“今晚怕是保不住了!”外公、外婆面色沉重,在屋子里紧张地收拾东西,把他们认为贵重的物品尽力地往高处架。翌日清晨,我在睡梦中被遥遥传来的哭喊声惊醒。一骨碌爬起来,循着声音跑向屋后门,眼前一片汪洋,果然破圩了!洪水淹没了一切,把天边拉成一条透明的水平线,水平面上远远地浮着大如拳头的猪、牛、羊,小如手指头的鸡、鸭、鹅,以及稻草堆、茅草屋顶、模糊不清的被褥。

我们并不害怕,站在屋沿最高的石阶上,辨别大水里的漂浮物。弟弟指着水中黑影倏忽一闪后泛起的涟漪,肯定地说,这是水蛇,不是黄鳝。每年夏天,我们这水乡泽国都有防汛预警,抗洪抢险。而那年特大的洪水是我们孩提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,这让我们异常兴奋。外婆整天忧心忡忡,无数次警告我们离水远一点。她焦虑不安,低声念叨:“水不能再涨了,什么时候退去啊,枇杷树要给淹死了!”这棵枇杷树是外婆的宝贝,不知道是哪一年,还是小树苗时就让外婆移栽在院子的南面,占据了后院最好的位置。我们常在院子里玩耍。雨后初晴的天,把同伴哄在树下,猛一摇树,然后转身就跑,让树叶上的雨水簌簌淋湿同伴的一头一脸。但唯独不敢摇这棵枇杷树,怕外婆一顿骂。枇杷树长得极缓慢,树干一节节拔高,挺拔翠绿姿态像极了少年人,英气勃勃的。但一直不挂果。我们总在树下仰头看着毛茸茸的叶面问:“外婆,什么时候结枇杷呀?”外婆就笑了,说:“也许明年吧,只要开始结果子了,就会年年结,有你们吃的!”

外婆很少笑,脸上总不自觉地现出悲苦。这和她年少时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她自幼寄人篱下,受尽委屈、责难,生活很是凄苦。那些难挨的日子刻在她骨子里,成

了她生命中抹不去的悲伤底色。她宿命地想着自己是苦命的。生活中各种艰难不顺,都在她潜意识中叠加强化了意念。

一年又一年,外婆和我们一起在憧憬中等待。这棵从幼苗成长起来的枇杷树,树龄几乎和我们一样大,像外婆抚养大的孩子,也寄托了她内心未能言说的美好念想。这一年的端午节前,枇杷树的枝头突然结出两粒青绿色的小小圆果。在仲夏的阳光下,青绿小果日渐膨胀成金黄色大果,发出诱人的果香味时,外婆小心地摘下它们。切开,我们分而食之。酸、甜,又极鲜美。那果实的味道,在喉咙里反复回甘、萦绕。整棵树就结了这么两粒枇杷果,外婆已喜悦至极:“明年要结满树果子!”

庆幸的是洪水没有进一步泛滥,大水包围我们三天后,慢慢退去。外婆踩着沼泽一样的烂泥地去看她的枇杷树。枇杷树奄奄一息。外婆用烧好的草木灰培在树的根部,拼命地挽救。几天后,树叶飘零,树干倾斜,已完全被泡松的树根浮在土上。枇杷树还是死了。枇杷树死后几年,外婆病逝。病重期间,她平日舍不得吃的在常人眼里稀松平常的食物,一口咽不下去。她无奈地摊开双手,满眼是遗憾。我泪眼婆娑中不禁想起她亲手栽种的枇杷树,那棵只结过两粒果实的枇杷树。